第二百三十七章 人自醉

没有碰杯、没有豪语，四个人守着一堆的酒不停地闷喝，一开始还喝着有些兴致的蓝也是越喝越沉闷，把自己的心事都喝了出来。

“你们…喝多了吗？”顾心林的声音打破了四人之间的沉默。

跟顾心林隔着好远的仇回道：“醉？这点酒怎么醉？”只是这声音也是三分意识七分朦胧。

“哼哼~”顾心林牵起嘴角笑了两声说：“有些话不用这东西还真说不出口。”

“你想说什么？”蓝坐在一旁的酒堆上，眼神中的沉静让人感觉他像是度过了半生的中年人。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秘密分享大会呀。”与蓝的沉静不同，雷亚像是一个喝醉的小孩，趴在酒堆上，脸上带着笑意。

顾心林深吸一口气说：“在凡白离开的那晚上我就已经预料到了，是听着他的脚步声让她离开的，没有阻止，没有告别，连看都没看一眼，让她走了。”

一股酒水从自己的头上留下来，不知什么时候雷亚已经站在了顾心林的身后，倒完手中的酒，语气轻佻地说：“清醒点了没有？”

脚下倒了一步，没站稳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顾心林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说：“清醒。”抓起旁边的酒坛灌了一口，继续说：“后悔了，不该听那个声音。”

“继续说呀。”雷亚从地上爬起来，感觉他现在的样子有些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他喝了多少酒？

“别打断。”仇说：“老顾你继续说。”兴趣被顾心林提上来，结果雷亚光打断。

与他们相比蓝就要有理的多，坐在一堆的酒坛上，手里拿着一个小酒坛安静地听着顾心林讲故事。

“那个声音出现的莫名其妙，而且我明知道那是个陷阱还是要钻进去。”

顾心林思索了一下说：“那个声音问我为什么要和洪凡白在一起，凭什么在一起，有什么理由在一起？爱她吗？凡白爱我吗？以后该怎么做吗？疯狂的激情过后遗留下来的是平静、习惯还是爱？或许离开是让两个人平静下来的最后方法，让两人都清醒的认识到底以后该怎么做。”

顾心林再次呼了口气，喝了口酒然后把手中的酒坛一把摔倒了地上说：“我明知道那是个陷阱，可我还是跳了进去。”

“所以你就故意气凡白姐，要是没有包志心你也会用其他方法让她走？”

“是啊。”顾心林看着自己的手掌，慢慢攥了起来，一股红色砂石从拳头的周围回旋起来。

这股气势让周围醉醺醺的三人目光都聚集到了顾心林身上。

蓝问：“灵海境？”

顾心林回答：“差一点。凡白走的时候自己就踏进去了。”

“那声音是你的心魔？”蓝这话问的很严肃，要是那声音是顾心林的心魔那就证明他从一开始就不确定洪凡白是自己的什么人，甚至没有感情。

“在给你们说件事情吧。”顾心林喝了口酒润了润嗓子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绝代双骄的情剑仙，你们应该知道是谁吧。”

蓝说：“羽恩、千姒。”

“我要是说我有羽恩的记忆，凡白有千姒的记忆你们信吗？”

蓝说：“你舞套‘飞鸿’我就信。”

“怎么你的话跟雷亚一模一样。”

蓝看了眼正爬上酒堆的雷亚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你是先跟雷亚说的，那小子能帮你什么？”语气中更多的是不爽。

与此同时顾心林也感受到了仇那质问的目光。

“要你们管。”顾心林无视两人的质问继续说：“当时我们看到的第一眼就看上了对方，但是记忆只是记忆，这些片段是怎么来的，眼前这个人是谁，我们该怎样对待，在那一瞬间所有的疑虑都不存在，而且这种热情持续了好长时间。”

“持续了好长时间。”雷亚自嘲的笑了一声，灌了口酒说：“时间能埋葬你的感情？是你自己输了。”

顾心林也是苦笑一下，好像是在嘲笑自己的幼稚说：“不愧是过来人，但是你又懂什么？”顾心林的声音一直提了起来说：“你又不是我。那不是我的心魔，但是我还是顺着他的话走了下去，我不知道，我没经历过，就算我猜到了所有那又如何，我…”顾心林哽咽了一声，止住自己的发红的眼睛说：“还是放手了。”

顾心林感觉自己手中的酒坛被碰了一下，刚爬上酒坛的雷亚又站在了自己的面前说：“走一个。”

接着又是两声碰撞的声音，蓝和仇也站在了一块。

顾心林看着这三个人说：“怎么四个在一个酒堆上不会塌了吧。”

四个人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再次碰在在一起灌了进去。

“哭出来吧，比现在好受。”

万恩王府会客厅此时坐在主位上的是干诺淼，站在旁边的就是学士莫静棋还有个端着书的人。

莫静棋平静地说：“干府主这是雷城主给您的所有东西，都写在这账单上，还请亲自过目。”

“莫学士你这一口一个雷城主叫的也是亲呀，左不修的头七还没过就已经这么尽心尽力了。”干诺淼讽刺着，本来他与左不修不对付的原因除了左不修自大外，还有就是这个莫静棋。

做事一本正经，他颁布的很多命令全都妨碍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借口又让自己无话可说。

“干府主还请签收。”莫静棋没有搭理干诺淼的嘲讽，把账簿递给了干诺淼。

干诺淼笑了起来说：“莫学士道貌岸然还是一概有风度。”

“干府主…”站在莫静棋身后的人刚要发怒，就被莫静棋制止了。

“干府主还请过目。”

干诺淼笑着说：“有教养。”

城主府地窖中，雷亚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刚才顾心林趴在自己身上那叫一个哭，差点把自己哭聋了而且把自己的酒哭醒了一大半。

不过现在顾心林好像醉的不轻。

仇踢了踢顾心林的腿问：“还清醒不？”

“够给你上一课的。”顾心林颓废的举起手中的小酒坛往嘴里灌。

“那问你件事。”

“说。”

“和一个女的上了床能让她爱你吗？”

仇的这句话让正在迷迷糊糊灌酒的顾心林停了下来，看着面前的仇。

不止是顾心林，雷亚都一脸震惊的看着仇。

蓝则是笑了起来心想：“要开始了。”

顾心林不知所措的擦了擦嘴上的酒水，找个地方把手中的酒坛放下，然后一把捏住了仇的脸，狠狠的揪了揪。

仇也是揪住顾心林的脸。

顾心林明确的感觉到脸上传来的疼痛这才放手说：“就算喝多了也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呀。”

仇一本正经地回答：“没喝多。”

“这个…”顾心林思索了一会冲着蓝大喊：“这就是仇的秘密？”

蓝回答：“对，这就是。”

顾心林接着说：“正常男人的话男的主导权是嫖|娼，女的主导权是卖|淫，要是你的主导权那就是强|奸，女的主导权那就是就是放荡。”

“什么意思？”

顾心林问：“你见过那女的几面？”

“一次。”

“你认为人家会对你有好感吗？退一步说你喜欢她吗？”

仇的声音有些干涩：“事实上我连她的上的时候连脸都没看清。”

顾心林喝了一口酒，然后喷到了仇的脸上说：“你在做梦吗？”

“仇。”

仇抹了一把脸上的酒看向雷亚。

“他喜不喜欢无所谓，关键是你。别跟心林一样喜欢要无数个理由，喜欢就是喜欢哪来的那么多问题，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还控制不住吗？”

“你是猪脑子吗？喜欢很重要。”

“屁话，你那脑子好使把自己老婆都搞丢了，不是还在所有人面前大喊这是我老婆吗？”

顾心林反击道：“你他妈不是我，你懂啥。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身体和灵海分离的怪物。”

两人的争吵把仇晾在了一边。

两个思想的撞击让仇不知道该听哪一边，这两个家伙多爱情的观念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你们两个安静一点好吧。”蓝的怒喊打断了两人的争吵。

看着静下来的两个人，蓝说：“好吵。仇这东西你自己看着办，别听他两的，这东西全靠自己的主见。”

仇还没回答，雷亚就喊道：“说的对，蓝。你小子的事我们掺和啥，现在就是喝的高兴。赶紧走一个。”

四个人在这地窖中一直喝到了半夜，顾心林和仇已经抱着酒坛睡着了，雷亚和蓝则是背靠着背看着头顶亮着的几颗夜明石。

“你真的是皇子吗？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呀。”

蓝的手中还是一个小酒坛刚灌了一口，这里面最清醒的也就是他了。

“如假包换。现在坐在你背面的是启灵大陆龙德帝国第三继承人，悟道茶会上十二金椅子之一的超级、超级、超超级天才龙德蓝。”

雷亚笑着说：“前面的那个我信了，后面那个是什么？你在说你很强吗？”

“比你强。”

“咱两又没打过，你怎么知道？”

蓝问：“想打架吗？”

“没意思。”雷亚说：“你的行为真的不像是一个皇子，总感觉你经历了好多。”

“为什么这么说？”

“你是我看着进灵海境的，你怎么进的我能不知道吗？顿悟灵海，你认为有多少人能顿悟灵海。”

“你还知道顿悟灵海？”蓝说：“你身边那个灵魂告诉你的吧。”